

从宁波南站出发，坐宁波至余姚的中巴车，到河姆渡村处下车，再向北步行六、七分钟，有一个小小的渡口——传说是为了方便人们寻访夏黄公之墓而兴修的义渡，如今却是大名鼎鼎河姆渡的渡口了。

摆渡的是一个年轻人。过姚江时，我们简单谈了谈。回来时，他一见我，从渡口处的水上农家小餐馆里探出头问我要不要过渡，吃饭了吗？我回说没有。他说这餐馆还不错也便宜。于是我走到水上小餐馆要了一个菜和一碗米饭，想来，这米饭，其原产地应该是河姆渡吧。吃饭时，跟餐馆老板和摆渡人聊，知道他们都是这村里的，从前就住在河姆渡遗址的上面，他们还指给我看，就在餐馆几米远的那边，后来因为发现河姆渡遗址，他们村都搬到遗址的西面去了。我接过了他的话头说，那，你们如果不搬走，可以成为第五层的，河姆渡共有四层文化层堆积。摆渡的年轻人跟我谈起他的工作：原来他在宁波合股开着一家婚庆一条龙服务公司。摆渡之事是他家“祖传的”，他是家中的独子，所以有时得回来替父亲摆渡过江的人。算经济账，来回过江我付了五元钱。知道我在宁波工作，收钱时，摆渡人还说有机会我们会宁波见。

这个题目很有点哲学范儿，不过，我想说的并不是哲学而是一种感悟。而且是我过了几年退休生活后的感悟。

退休了，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天来得猝不及防。他们的眼睛还是那么亮，看得清任何一行细微小字；他们的精力还是那么充沛，早上锻炼一口气跟着小10几岁的人能跑上一大圈；他们的大脑还是那么灵活，什么网上银行、信用卡、网购、微信等等凡是年轻人在玩的一个也不会拉下；他们的服装打扮还是那么潮，让人一错眼少看上好多岁。

这大把时间怎么花？于是有人种花，有人学画，有人锻炼身体，有人选择继续赚钱。

我真正的退休生活是从2012年开始的。那时手头的一部作品刚完稿，另一部签约的要到2015年才动手，正好有个空档。我应该做什么？

我想做公益。对，做公益，这是我早就有的愿望。过去，总在为名为利奔走，现在可以跳出这个圈子了，可以为大家服务了。

说也巧，住在一个小区的市政协的一位老领导找上了我，让我帮着做点社区的事。先是拿过来一些写写的活儿。二话不说应承下来，那段时间，我就忙着起草各种东东——反映民意的信，各种合同，各种条约；然后是拉着我参加各种谈判——与开发商谈，与有关政府部门谈，与业主谈，与物业谈……我惊奇地发现，小小一个社区，如果你认真去做，足以将一个健全人的脑子捣成浆糊，而且许多时候，需要做的就是捣浆糊的工作。当然，你会很有成就感，譬如，我们门口的大公园，有人心血来潮要在里面造三幢高档会所，业主们反对好几次，都没成功，最后还是我们一封信解决问题。现在，每每走在宽敞的公园里，看到人们开开心心的样子，自己也很高兴。尤其是前段日子杭州传出严令拆除公园里的高档会所的消息，更有几分得意，觉得我们还是有几分先见之明。

但是，很快我发觉方向错了。社区的事项琐碎碎的，不需要多少智商，但很花精力，你会发现你简直无法安静下来看点书写点东西。然而，你能不看书不写东西吗？不看书不写东西还是我吗？紧接着，我发现我根本不是做什么社区工作的料。俗话说，百姓百姓，百人百心，你辛辛苦苦写了合同，他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将你全盘推翻，批得你体无完肤！如果你没有特别好的修养，你就等着郁闷吧。

有时候想想挺好笑的，在职时当院长也没有那么累啊！还真得感谢那些教师与学生多年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荼微苦而回甘，当下茶文化空前繁荣，很多人以为《诗经》此句及其它诗句中的“荼”，都与茶有关。其实这是误读了。《诗经》本意包括陆羽《茶经》的相关引文，明确其中之“荼”都不是茶。屈原《楚辞》也写到“荼”与“荠”：“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芷幽而独芳。”为何“荼”与“荠”常作对比？本文就此作些探讨。

《诗经》七“荼”分别是苦菜、白茅花和“毒害”。

《诗经》是我国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即公元前1100年到前600年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又称《诗三百》。距今约2600多年历史。

《诗经》先后有七篇写到“荼”，原文和译文如下：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苦人不觉荼菜苦，犹如荠菜回味甘。（《邶风·谷风》）

采荼薪樗，食我农夫；采来苦菜又砍柴，农夫生活难温饱。（《诗·邠风·七月》）

周原膺膺，董荼如怡；周原肥沃又宽广，董菜苦菜像饴糖。（《大雅·绵》）出其闾闾，有女如荼；虽则如荼，

自然，我这次前来河姆渡，并非仅仅来回坐小船过姚江的。我想探寻的是历史的迷津——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我一个人转了又转，边转边看边想。一番求索后，我头脑中飘出如此思索：

总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在一个方向上推动着历史、推动着文明前行。前往河姆渡遗址寻觅，阅读有关河姆渡方面的书籍，我在河姆渡博物馆买了八十多元的书呢，我想，这是对先民实实在在的致敬，对文明实实在在的敬畏吧！

河姆渡这地方，真是风水宝地。有山有水，站在渡口四下张望，你就会明白，怎么看怎么顺眼——这便是中国风水最本质的东西吧。

水稻在中国历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河姆渡，我看到河姆渡的水稻栽培已相当成熟（有人估算，河姆渡的谷子库存当时有近百吨，村落中总人数大约达到二百余。如果算总数，四层文化堆积，在近两千年的时段内，河姆渡这里可能先后有过数千甚至上万人在此度过一生）。虽然我们还看不出当时水稻在人们生存中占绝对主力的地位，但无疑问的，在河姆渡文化以后的历史时空，水稻为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

来抬举着我！

先生看着我笑着摇头：你还是老脾气。凭着热情做事，却不知无意中已经得罪了人。

一语惊醒梦中人！

是呀！你这种直来直去只凭热情做事的性格，合适做婆婆妈妈的工作吗？你一辈子在知识分子中间生活，了解来自社会各阶层人的心态吗？还有，最重要的是，你意识到你已经退休了吗？你不再被人当成名教师，不再当成名作家，没有人有兴趣知道你以前有过什么辉煌，你现在，只是一个被冠以贬义性质的“中国大妈”！你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了吗？

我冷静地想了好久，想通了一点：一个人，当你年轻的时候，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准了，才能发展，才能成功；老了，退了，也要寻找到最合适自己的位置，找到了，才可以做好事，做好事！才能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风生水起。

我的一位朋友是音乐教师，她所在的小区找到了她，这位热心人于是义务担任了小区的音乐教师，每星期授课一次。这其中能培养出音乐家吗？当然不能，但她给大家带来了快乐。每到那个晚上，许多人就自动汇集拢来，兴趣十足的学声乐。连外小区的人也慕名而来，规模越来越大，以至社区不得不考虑给他们换了个更大的场地。

我的另一位朋友是作家，因年龄关系，他已经不写作了，但他性格温和，有思想却又绵绵软软的，正好当紧邻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几年下来，整个小区虽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却治理得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与我们小区层出不穷的矛盾相比，倒也是一种本领。

还有一位是我的同事。他新近丧偶，但他是个豁达的人，学画学得很有研究，小文章常常见诸报端，偶然发现一位农民工的小孩作文做得不好，竟自告奋勇成了他的免费辅导老师，于是，一来二去，他有了一个新的家，他在这个新家成了最被尊重的人，他的失落的情感重新归位。

所以，年长的时候与年轻的时候相同的是：你找的这个人人生位置，必须跟你的能力有关，跟你的兴趣有关，跟你的性格有关，跟你的周围环境有关。任何时候不要抛掉你的特长而是要发挥你的特长！

如果你找到了这个位置，那么，你一定能开心每一天，一定能充实每一天，一定能让生命之泉喷涌每一天。

这就是我们能超越自己年龄的力量！直到永远！

匪思且且：信步走出城门外，游女熙熙如茅花。虽然游女如茅花，可惜不见意中人。（《郑风·出其东门》）

予手拊据，予所将荼；我手操劳已麻木，我采白茅把巢补。（《国风·邠风·鸛鸣》）

其耨斯起，以霏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手持锄头来翻土，茶蓼杂草得清理。野草腐烂作肥料，庄稼生长真茂密。（《周颂·良耜》）

民之贪乱，宁为荼毒；百姓如今思作乱，宁遭荼毒亦甘心。《大雅·桑柔》）

“荼”字是多义字，一、指苦菜；二、指茅草、芦苇之类的小白花：如火如荼，荼首（喻白发老人）；三、与“涂”通用：荼炭、荼毒；四、与“舒”通用：舒緩，茶缓（舒緩）；五、唐代之前与“荼”字通用……

以上一至三句中的“荼”字，指的是苦菜；四至六中的“荼”字，指的是白茅花和茅草；第七句“荼毒”指的则是“毒害”的意思。

查阅多种版本的《诗经》，并未将上述“荼”字解为茶的。《茶经·七之事》引《本草注》：按《诗》（《诗经》）云：“‘谁谓荼苦’，又云‘董茶

巨大贡献。我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了水稻，特别是在大面积推广后，人类文明明显不同了，比如为争吃的战争少了，发展也明显提速了。延伸想象一下，从水稻其功甚伟的史实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过去的江南，绝非北方文化所认为

【思想散墨】

# 河姆渡问津

韩光智

的那样是“南蛮之地”、“化外之地”：“从水稻向北传播推广，也向海外传播的路线出发，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华文明，得益于南北之差异，因差异而交流，因交流而产生巨大的活力。

在河姆渡，我了解到，这地方叫河姆渡的历史并不长。河姆渡的名称大约是从“黄墓渡”音转而来。在姚江渡船上，摆渡的人这样解释，姚江是母亲江，所以称“姆”，还有，那时是母系

社会，有人据资料推测说，水稻最早是由女性发现并开始培育的，“姆”也合适。我知道，如此云云，皆是有河姆渡的名称后，人们另外添加上解释的。这，也算历史的一次美丽错误吧。

在河姆渡，你会看到先人的许多东

西。但有一样东西，你看不到。什么东西？武器，专门用于战争的武器。我想到的是，自然条件的优势，生存条件的安定，使得抢吃的争斗或战争完全没有必要发生。有趣的是，若干年后，戚继光在宁波地区招兵，练兵时很好很好，一上战场就萎靡不振，后来只好到义乌招兵了——从相当长的时段来看，历史因素的堆积不是很明显吗？

江南，是水养的江南。在河姆渡，我看到了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口水井。这可是近六千年前的事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干净的水、源源不断的水，可说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关键因素吧。

江南，自古就有“鱼米之乡”之美誉。但这个“古”，还没有“古”到“河姆渡文化”时期。“古不到”没关系，要追溯，一脉相承，“河姆渡文化”亦是“鱼米之乡”的“前世远祖”。在河姆渡，除了看到稻谷外，我们还看到船桨以及鱼类遗骸遗存，于是不难判断，那时的远古江南，“乡”还没成立，“鱼米”却是早已有了，于是，人们过人的生活是“饭稻羹鱼”。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地势饶食，无饥谨之患”。

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我计划着，每个节气写一篇随笔，一年写下来组合成一个节气随笔系列。我在随笔系列前的“作者题记”中写道“一切都是因为您，太阳呀！仅仅因为您的远和近，我们，被你牵引，从一个节气走向另一个节气。”在写作中发出的对太阳的敬畏，想不到，在河姆渡找到了遥远的“物证”。在河姆渡博物馆内，我看到“双

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无疑，这件器物，如今看来，意蕴丰厚。“双鸟朝阳”荡漾着蓬勃生机，鸟儿和太阳之间的密切关系寄寓着先民们对善飞的鸟类和给人以能量的太阳的无限崇拜与向往。“双鸟朝阳”既是自然万物在先民心目中重要地位的反映和记录，也有表现先民对自然力量的赞美和生命本源的思索。要说明的是，河姆渡遗址的标志雕塑，就是以“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为蓝本的。由此可见，太阳的魅力之大。在此，如果来一点诗人的感叹，那便是：啊，我心中的太阳。

如今大力发展文化，文化也大行其道。但是，河姆渡这样很有文化的地方，去的人反而不多。我在博物馆逛时，工作人员比游客还多，这是何原因呢？我想了想，如今的文化，一要热闹，二要好玩。可惜，真的文化，不会如此“平易近人”的。再说一下，顺应“好玩”的时代趋势，我们的真文化不妨也多点多亲民之举。比如河姆渡里著名的“干栏式”结构，我们能不能开发“干栏式”结构玩具系列，引导和激发青少年的兴趣？这，也是文化产业的一个方向啦。在此，我模仿一句名言，说：我们不是缺乏文化，而是缺乏文化的眼光。

【雨上画坛】



邵家声 绘

## 凝神听天籁



【且听风吟】

当我看见无数皮鞋走过
忽又想起那双布鞋
那是黑布面子的
千层的鞋底厚厚实实
布鞋的主人是一位高大的解放军战士
他憨厚地笑着叫着「老乡」
借去一把剪子，在鞋帮上戳了两个洞
穿过一根细草绳把鞋穿上
那时，大清早的县城刚刚升起红旗
幼年的我到店铺去买油酱
街路两旁伸着一排排穿着布鞋的脚
鞋的主人刚刚从石板上地「起床」
今天我才知道
布鞋是皮鞋的长辈
水泥路是石板路的延长
我走的仍旧是解放军前去的方向

金锡迦

布鞋

鞋

茶自喻高尚的品格。

北宋郑刚中《山斋赋》亦提到“荼”与“荠”：“盥瓶罍而小汲，杂荼荠以同烹。”南宋宁波奉化雪窦寺住持广闻禅师，在《御书应梦名山记》中写道：“荼荠不同亩，曲毫幽而独芳”。这一化用屈原《楚辞》的句子，其中“荼、荠”与茶无关，“曲毫”则是当代名茶奉化曲毫的由来。

荠菜比较常见，冬春之际，是南北城乡居民非常喜爱的菜蔬。古代称“荼”的苦菜则不常见，宁波农村没有种植，菜场里也从未看到。上网查找，了解到苦菜是个大家族，又称苦苣菜、苦麻菜、苣荬菜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野菜，资源十分丰富，有黄花、白花、紫花的。苦菜性味苦寒，清热解毒，具有治痢疾、黄疸、血淋、痔瘻、疗肿、补血保健等多种功效，《本草纲目》记载能“治血淋痔疹”，脾胃虚寒者忌食。

我以为，古人常将“荼”、“荠”对比，除了味苦与味甜的反差，还因为有的苦菜与荠菜外形相似，因此具有可比性。

遗憾的是，我请教青岛、西安两位北方茶友，都无法确认苦菜，只能纸上谈菜，有机会一定去北方农村确认，验明真身。

## 《诗经》七“荼”皆非茶

——兼论“荼”、“荠”何以常作对比

竺济法

是从文艺角度，把这些非茶之“荼”，牵强附会、有意无意地想象演绎为茶，不仅有荼，荼首（喻白发老人）；三、与“涂”通用：荼炭、荼毒；四、与“舒”通用：舒緩，茶缓（舒緩）；五、唐代之前与“荼”字通用……

我从中受到启发，认为《诗经》亦如此，作者不认识茶，所以无法写到茶事。

《诗经》汇集了当时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 15 个小的诗歌，主要包括今天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陕西一些地方。自古至今，这些地